

一
木
心
二
集



一
同
治
平
未
初
煉
什
梓
王
中
京
初
錢

家傳

先生姓孫氏諱擴圖字充之號適齋先世山西洪洞人明初遷山東之夏津縣至萬厯中字近川諱得保者又遷濟甯厯傳鼇化字龍渠前明廩貢士傳瀛洲字六水明末諸生隱居不仕傳芳字企源康熙丁卯經魁傳文丹字書常邑諸生品純學粹鄉諡貞文先生一子卽先生也自龍渠公光啓文明厯企源書常兩公德行道藝名重一時先生幼承家學負穎異之姿讀書過目不忘乾隆元年入邑庠是秋領鄉薦年

家傳

甫弱冠丁巳乙丑兩中明通榜時重闈待養家日益貧就掖縣教諭當路重其學行略屬禮巡撫楊應琚特疏保薦授浙江烏程知縣發奸摘伏人莫能欺性素方梗復以不善處脂膏地爲忌者所中調簡縉雲邑豪毆殺人死者妻孥利豪財莫之訴先生訪治之必使抵罪豪破產賄法司主吏求易承審官事諧酬銀巨萬書券爲質主吏密懷玉王具瞻皆巨猾先生密聞之夜潛往執兩人搜得奸贓左券持以白法司法司色然駭案乃不動先生直道坦行不惑不懼復調繁嘉興

以憂去服闋授錢塘知縣時蕭山鹽梟獄實貧民私販逐微
利耳法司委先生訊具得其情而運司袒商業以不根之言
聞巡撫乃置酒密室款先生欲其附會以實前言先生面斥
之毅然謁各上官力陳案情且言如不實甘參處會有曲承
意旨者遂改委鍛成其獄先生以下吏權輕小民命賤慨然
有歸志未幾以微眚落職灑然去三十六年入都祝

嘏蒙

恩復職銜先生方直清介十年巨邑不名一錢在烏程白貢
家傳

二

生某私鑄之誣在縉雲革丹峯驛長夫在錢塘增湖絲價凡
便民之事及釋冤獄皆以至誠惻怛感動上官事乃得濟歸
田後手一編哦斗室中遇文士至縱談不倦好接引後進嘗
至萊州北海書院溫州東山書院講席所成就多一時名士
爲古文辭下筆泉湧而法律一歸謹嚴詩於漢魏唐宋諸家
皆得神解博學而不近名黃叔琳所刊叢書多先生校定欲
其列名弗許曰士貴自立不願依附也年七十一卒著有一
松齋集藏於家初娶戴孺人早卒繼王孺人先先生八年卒

俱有淑行子河鳳廩貢生玉庭乾隆乙未進士翰林院檢討
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累贈先生光祿大夫配皆一品夫人
論曰漢世吏治近古龔遂之安渤海張綱之守廣陵循良懋
著尚已至化莠爲良一本至誠如朱子帥長沙降洞獠李燔
在江西羣寇帖服斯又大儒之治略也浙之縉雲僻處萬山
中深巖窮谷遠與世隔蚩蚩之氓幾爲構者誣陷先生隸是
邑仁智兼施保全無算愚民感化而奸詐亦懲而知懼視古
循吏何多讓焉蓋所謂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庶幾乎乃弗
克以功名終未竟其用惜哉

家傳

一松齋集總目

任城孫擴圖適齋著 曾孫毓漢編次校刊

卷一 毫素齋稿

序 記 傳 誌銘 述略

卷二 暗香書屋稿

卷古今體詩

卷三 燕遊艸 萊遊艸 綠蔭亭稿 東山吟艸

卷古今體詩

一松齋集 總目

卷四 世說韻語補編 于京集 待映軒稿

卷古今體詩

卷五 鈞雪集 九梅書屋稿

卷古今體詩

卷六 染雲軒稿

卷詩餘

卷七 試律

乾隆乙丑科會試明通硃卷 附

卷八

隨筆

來孫肇勳參校

一松齋集

總目

二



一松齋集文目

任城孫擴圖適齋著

曾孫毓漢編次校刊

毫素齋稿

修吉齋琴譜序

待映軒記

湘管齋記

適齋記

禁止派納稽料記

一松齋集

文目

鄭文學小傳

李青萍觀察傳

陳母劉氏傳

陳南州墓誌銘

敕封修職郎山東掖縣教諭顯考書常府君述略

一松齋集卷一

任城孫擴圖適齋著

曾孫毓漢編次校刊

毫素齋稿

修吉齋琴譜序

丁卯之春岷山余君蒼璧將從尊將軍致仕歸友人東萊毛君守園彙論十餘年來對操之曲爲琴譜贈其行於是司鐸任城孫靈匯聞而歎曰聲音之道與性情通若兩君者可謂相通以性情者矣蒼璧髫年從宦於萊以博綜淹雅盡

一松齋集

卷一

一

交其先達名士與守園知最深且久相託於琴有以也昔桓伊善吹笛王徽之遇諸青溪請爲一弄伊便下車據胡牀作三調而去世說謂伊生平不識徽之又徽之素好鼓琴而乃請伊弄笛夫非形骸之見旣忘卽聲音之迹悉化也歟抑聞之海濱多隱君子善鼓琴者孔子大聖嘗從師襄學琴厥後襄入於海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先生曰吾師子春在海中我將見之刺船而去伯牙但見海水瀕洞山林杳冥鳥獸悲號曰吾師將移我情今守園居海濱妙解琴理其猶有昔賢

之遺風乎而蒼璧從宦數十年今其歸也不聞其友以貨財
器物相爲贈送獨流連於一琴則其平生之博綜淹雅寄託
懷抱者亦大可見矣前年春不佞自任城來故人相送有吹
笛者酒酣賦詩得最憶春垂三月暮笛聲斷續柳灣頭之句
關中馬理齋先生憶舊之詩則云楊柳灣頭拂七絃故人零
落似飛絲何其情之一往而深也他日者蒼璧侍尊將軍優
游緩帶眺詠岷山洮水間儻有發聲嘹亮吹折柳而來者得
毋念滄洲舊事援琴自寫而慨焉移情耶不佞雅不解聲音

一松齋集

卷一

二

譜中所論說殆不能詳若兩君性情之故則知之於是乎書

待映軒記

待映軒者期及門陳生之來遊而開小軒以待之也已卯仲
春余以外艱北歸生來杭州送行至於揚州不冝返余慰之
曰生姑歸舉鄉試公車北上便過我家尚可三數月盤桓而
生奚用惘然懷抱乎余歸而聞橋師來自金陵師前於余烏
程署中亦嘗授陳生業者聞余開軒待生甚愜一夕風月清
朗師曰秋爽作生來可計日因爲余顏軒之額曰待映並系
以聯曰月澹梁塵影人思秋水才噫師於陳生可謂期之深
矣生何爲者能令人期之深耶生名焯字映千一字映之吳
興人也

一松齋集

卷一

三

湘管齋記

湘管齋者陳生無軒之友所營爲無軒藏貯筆墨之所也齋之製甚精齋之中几榻器具無不備齋之外樹木花草靡不有尤多竹皆諸人所置也齋之四壁瀟湘則沈子芥舟之所繪也於是以湘管額其上蓋兼取湘東品第之義云飲助之人若物無軒自有識而仍乞予爲之記予老病不復好作小品文字無軒屢札督促不能已迺復於無軒並告知其事者曰陳旣無軒矣胡華嚴樓閣忽然而成抑知不降於天不湧

一松齋集

卷一

四

於地不結於蜃仍自無軒掌握出耳基之弗壞匪筆何築高墉環壁匪筆何豎甄石陶瓦匪筆何鑄一几一榻一花一木匪筆何儲而何蓄而瀟湘四壁匪筆墨之交易又何從得錫以嘉名抑豈少有愧焉者乎雖然湘東三品首重德行使無軒無賢人之德徒以筆墨之役博此齋也則亦文人之巧習烏足令遠近之人豔之慕之至寫爲圖畫不憚再三作爲詩歌連編成帙若人人神遊其中耶噫嘻予老且病矣平生自號適齋少年時應舉覓官任屋如斗大京塵滿焉十年作吏

心事多違時時仰歎甯遑潤飾逮歸來故鄉與妻孥鹽米共
在一室坐臥之外無起旋地筆墨就荒蓋亦由此豈南北友
道殊與抑中書君老秃不任用與嗟嗟如老僕者乃真可號
無軒者也安能望湘管主人哉或曰否否無軒而有齋矣彼
頓而君漸可也予則曰湘管之頓已得適齋之漸難期計惟
劉公神樓他日尚可免造卽乞芥舟繪圖無軒與諸及門詩
以落之其庶幾乎或匿笑去遂書之

金陵瑣事云劉南坦尚書製神樓用竹篾編成

懸於屋梁僅可弓臥其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如陶靖節籃輿之類文徵仲爲寫神樓圖諸詞人多詠之

一松齋集

卷一

適齋記

適齋云者謂適然有此齋前此固無之後來則又不可知而自適之義寓焉憶三十餘年前主人爲掖海學博士博士例稱齋則告諸生曰吾適齋吾適齋顧方僦屋居實未嘗有齋也滿六載歷浙西三郡附郭令官屋多閒一齋似非難然不適甚五十後不復出不可云不適矣而齋之無如故逮今又一紀適不適殆兩忘齋之有無亦兩忘客冬烏程陳生以其湘管齋成求爲記主人忽感焉今年夏始葺莊房三楹而題

一松齋集

卷一

六

適齋於其頌嗟夫天下事何者而非適然耶有什百千萬輕重於此齋者而皆非可以人力之爲也不甯惟是茫茫堪輿卽至人亦適然之一物耳平生所遭亦復何說且主人老矣行年六十又加三始克了此段人生壽命不可知儻得八十活此齋固無恙主人又何爲不自適而苦勞其生也哉遂並識於左

蘭河憲禁派稽料記

蘭公名第錫字素亭山西吉州人

吾州自紳士至於庶民均有切骨之累曰派納運河稽料一事蓋閱數十年來無所告訴者矣夫河員於冬月平價購辦稽料以預運河之需例也州派民納非例也派納而並供各衙門薪燒之稽尤非例也始而力田之農與有田五畝以上之紳士派每畝斤既而采派並行則肆工市賈皆在派中兼之胥役奉行不善交納本色則十倍稱收折納錢文則一母十子夫胥役坐制小民之命固已卽紳若士或貧徹骨萬難

一松齋集

卷一

七

措辦不得已而出於告訴之途者亦必目之爲刁爲劣卒之一無得免不佞自歸田後卽親受其累三訴三斥案牘可稽夫紳士與工賈亦無論已嗟彼良農銀米已完而追呼如故旱潦有赦而私派不休此何理耶豈意忽遇清風之拂遽霑甘露之和有如我督河院憲蘭老公祖之埭任濟甯也維皇帝御極四十有八年夏五月以行河務重俾公開府於東瀾安黃運績著旂常有日矣公起家山右名儒大賢也以命世濟時振綱肅紀爲己任其清如秋其仁如春其令如山其

才如海歷任善政難更僕數而嚴禁派料一事致令我濟之人感極而泣卽此以知我公謀國之遠愛人之深而獨秉千鈞之力濟以一塵不染之操實難得而可懷也先是公歷守令監司日用所需無不市價平買其隸濟也以料爲薪之常局遂不得行因而年例之科派亦暫得止於是有呈請批示立案之舉公乃慨然下教嚴行禁止行道行州一如紳士之求州牧王侯亦深知其累悉陳顛末不隱不遺並乞永遠立案而公復切批而詳示之時不佞方老病臥牀紳若士或來

一松齋集

卷一

八

告者曰蘭老公祖天人也州人永福矣且不甯惟州之人凡鄰河之縣罔不然不佞乃強起手加於頽曰有是哉信如是何以使窮鄉僻壤人皆聞何以俾數十百年案不磨而我公之澤與濟之水而俱長乎則皆曰請以公之教勒諸石其陰並勒州之稟而紳士姓名列於下樹諸鬻宮禮也不佞喜曰得之矣卽扶病而紀其事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閏三月

記

鄭其誼字董帷號思圃與僑曾長孫家世舊德其誼最有門
風生具書癖嗜學好古長而博聞強識貫穿淹雅老益精核
尤敦品飭行清醕廉正不愧命名之義焉鄭氏在勝國號藏
書家累葉著述並富明季兵燹散逸者多其誼留心搜訪見
卽質衣力購或丐鈔寫用是趙璧復完得十六七裝潢完好
寶爲墨莊先人手澤如新老屋十數間除卷軸外徒四壁立
訪其誼必於設帳家放學歸來則自沒書堆中不可呼矣早

一松齋集

卷一

九

年學於劉衛園淇卽能詩文兼工書法爲名諸生數十年晚
歲慨志不就續修鄭氏族譜一書眷眷於本支百世保抗之
意抑何深且篤也家故清貧然舌耕必擇所主座無不類之
容口無未同之言年垂大耋紳士舉爲正賓以應鄉飲其誼
灑灑致辭敘其謙志眾不能奪歲值荒歉當事捐資千金普
惠闔學照冊給散獨其誼暨子不至或怪問之曰吾父子今
年皆幸有館穀君不知耶其善居廉又如此卒年八十一子
本茂字居實號秋岩亦廩膳生生而秀異舉止閒雅望而知

爲舊族佳子弟然無名士習氣一步一趨惟庭訓是遵少卽
善書攻文食餼最早壯益博雅有盛名眾期遠到謂宜居翰
苑乃不及貢而卒士類深惜之

一松齋集

卷一

十



...

...

...

李青萍觀察傳

公名鏌字青萍一字清屏山東掖縣人也巨目方頰面純赤須僅數十莖聲出如鐘爲人賦性肫篤而闊達多智少時嘗過旅舍旣解裝復遷去店主問故不荅但言宜警夜及晨店中有商被殺巡吏禁行客公乃詰吏前將車者數人胡不禁吏言無之公曰是在報殺人先矣吏始悟命追將車竟得殺人者或問公曰商富而獨吾見將車者視之熟而色變且以目語也於是羣服公預見乾隆丙子以優貢舉順天鄉試

一松齋集

卷一

七

座主劉文正公獨許爲遠到才旋以教習期滿分發河南試爲令值夏邑有奇災蝗厚蔽地尺撫軍徹其令擇往捕者莫敢應公外兄祥符令王公特以公對因命公公曰往誠不敢辭然必得擅發而後可撫軍許之公乃檄諸吏預出粟貯四鄉已至下令曰有以蝗來者視其器粟之於是民無老幼爭捕蝗詣粟所不數日蝗止民大悅新令至以粟故不受公代公謂令以實報我自見撫軍還粟也及報上父老爭釀金爲公償皆曰以粟易蝗者爲夏人也食粟者亦夏人也夏人食

粟柰何以累公撫軍聞而賢之卽授公闡鄉令闡有巨盜曰馬鏐擁眾千人脅村民爲亂自號奉天馬大王公命偵之鏐要諸廟而殺之以祭旗僅一人得免是夜公方獨坐帳外劍忽鳴自拔其室尺許一劍又鳴亦如之公知有異亟命召諸吏吏未集而偵返言賊且至闡故無重兵武弁僅一人來議集民守之而請救於上公笑曰城陋如此安可守所以請君欲共迎賊耳若上請固不待君弁大驚謂守不足安能戰因請計於公公乃曰觀賊所爲非特欲殺二人者待其眾附則

一松齋集

卷一

七

吾戰守皆不足救未至而城危矣不如以城守屬民以安其心獨出迎賊以示寡弱使賊易吾而不遽殺我掩其不備而襲之固善不然二人死得其所而救兵必速民力易支也弁然之遂同出城從者僅五十人距賊可半里公知弁不足用乃命凡持兵者隨弁後已幸家丁徒手立馬前告賊曰孰爲馬大王者令欲與語鏐果易公出語而以手出所鞞銅椎倒擲之欲援柄以犯公公於馬上接其椎椎重不能擊而公預伏健役雜從者中共前曳鏐鏐拔腰間劍因鐔後不得拔眾

已曳鏢下鏢眾望見驟前公命眾速將鏢入己獨下馬紿賊
曰此事上我與馬鏢俱有罪合進城者欲與和耳不然爾殺
我我眾亦殺彼爾何爲者於是鏢眾止民被脅者漸解去公
乃乘騎徐徐回劔鏢跟囚之令弁登城防變及午賊猶未退
公命以書繫矢告之曰鏢斬矣汝有能攻城無能速去勿共
待死爲也眾愕顧而散使人尾之俘其魁十餘人鏢弟號馬
二王及妖僧僞號軍師易裝出潼關關上已得公札盤獲之
撫臣胡寶瑒奏上

一松齋集

卷一

三

上批其奏曰使天下州縣皆如李鏢聞事奮前勇往復何難
命送部引見帶領者爲誠親某王某少嘗從公受業者也公
督之嚴至是見公猶凜凜王當在前竟出公後人駭其無恐
上問失儀狀以實對曰

上乃笑曰朕觀是人知其誠今果然卽訓讀事可見矣遂擢
公潼關同知弁爲守備潼關道某素縱下擾民公再諫不聽
有猾胥與諸生訟公不直胥而杖之又書吏某聚黨久博公
盡拘責之凡二十人某道不得已追年月黜吏名由是心銜

公聞大學士訥公統兵過潼欲假爲中傷諭農民不得應徭
役知公者皆爲公危公獨曰無傷道素無信於民吾屢爲民
獲罪於道民豈盡忘之於是乃出重金召諸父老專責成胥
吏一無所假父老素服公化皆頓首領金去曰吾輩分宜爾
况公賞厚敢不供及期農供車馬商賈備芻糧皆如數無缺
陝撫初聞潼關兵役撓阻大驚恐公有誤令中軍持令箭檄
某道更前諭及訥公至撫軍謁諸關上見供需備則大喜
欲舉公卓異而面讓某道某道色慙公出歎曰爲人下而不
能事上且或形其非禍必及矣卽日引疾歸撫軍固留之不
可歸三年復起爲揚州同知

聖駕巡江南督撫肆覲後卽召公入奏對稱

旨卽日遷江西廣信府知府且命充

御路鄉道俟

回鑾後赴任未及考復遷廣西右江兵備道並命饋餉貴州

未赴任卒年五十歲初公之守廣信也郡南有封禁山自明

末禁入者以叛論居民利其木犯者眾漸與官拒有司以告

公公曰茲事大乃親往捕其魁數人而止眾山外獨從青衣
篝糧入招其黨諭以利害令出眾猶懼給不敢去公曰捕爾
者吾也吾在此復何懼乃手書眾名凡五人一紙令持出得
免者凡二百餘人以其事白撫軍吳恭定公恭定問人幾何
以所獲對恭定曰汝意云何公曰某以此皆鄉愚未識例禁
殊可愍且拒捕無重傷望大人恩全之恭定大喜曰吾恐汝
爲功耳吾甯獨欲殺人者乃以誤入奏僅坐流恭定自是重
公凡豫章大獄必命公會鞠故公守信三年前後隸署纔一

一松齋集

卷一

五

歲所而政教修舉境無滯獄暇卽引諸生爲文會復捐俸修
鉛山書院屬邑有歲災輒主議賑之然後上白故士民歸心
至今思之稱李菩薩云恭定聞公卒子幼且貧不能歸葬甚
惜之徧謂人曰李守封禁之役吾知爲仁人今若此其子孫
當有興者乃出資倡羣僚爲賻共得三千金送其孥凡行李
之數皆命新守爲封識且具簿來以撫印印之云

論曰甚矣國家得材之難也夫天不生與生而弗見用者無
論焉若李君者旣已上達其顯耀人而出眾山外獨從青衣

至知而下見推當途矣乃歷於監司五旬而終年不竟實抑
獨何哉雖然位無大小久近功著乎民者爲尙李君筮仕十
年所在有聲余嘗過夏邑長葛民多能稱道其事乾隆末其
族人芳春爲江右令出公舊邑吏民耆老迎者以百數皆曰
此吾賢郡守李君弟也嗚呼爲吏若此夫猶何憾乎余少爲
廣文至掖與君交久故書其本末以傳之無使用時之材與
不用者同淪沒焉則吾志也夫

一松齋集

卷一

去

陳母劉氏傳 有序 並論

陳生廣年所嗣之母姓劉氏十七歲歸贈公傳山次子太學上舍良淇字渭水君乾隆壬戌氏年三十七歲夫歿無子孀四年始嗣長房之次子撫子十四年遇疾卒得歲五十有四又二年合葬上舍之墓葬後戚黨間盛傳其重親輕財事又十餘年廣年學成從余問詩並備聞其慈愛嗣子義方有過嚴父皆卓卓可傳者廣年丐余爲傳余不辭

傳曰陳母者濟甯候選中書劉翁嫡長女翁饒財多女壻皆一松齋集 卷一 七

素封家陳故閩中松鶴老人之族上舍曾祖仕照先生當

國初兵燹棄衣巾游學北地以崇贈公來尋父遇於濟亦起家爲巨室故翁以女歸卽陳母也母自幼好禮知書明大體甚宜其家生子不育方謀置媵而夫卒數求自盡救弗獲死遂閉居一室三尺童不見一舉動必曰謹遵吾先姑之遺訓由是伯季妯娌皆敬惜焉惟深以置媵遲自責一日跪泣伯嫂爲立嗣時伯只一子諾以有待乃預於木主上書廣年奉祀久之長房次子生彌月卽抱入室覓張姬乳之兒乳母食

兒嘸母泣兒病母同病也顧兒幼多病恆恇羸頻死者數母
飲泣焚香每徹夜期以誠格兒稍長竟無恙母嘗病齒痛甚
廣年私自泣母覺卽忍痛不復呻廣年或戲言侮神明母卽
跪自投兒無知我願身當咎自撻兒者二一竊出一逃學然
預告張嫗令善譬解然後撻撻又不能多也其鞠子哀如此
疑若姑息甚者乃其教子務期於有成則一裁以義若兩人
焉七歲以前一步不令出門戶及就外傳必張嫗送迎於塾
師曰勤矣喜曰勤矣乎與果餌師曰惰矣泣曰惰卽當重責
必責乃已諸姊妹聞之皆謂過於嚴或謂鄰於忍母慨然曰
姊妹兒應皆不失富家翁我但願我兒秀才及第耳陳固巨
室屢析產漸薄又多喪葬費益耗而劉則日鼎富一日翁出
其藏鏹女賜三千金皆拜領去母獨謂翁曰嗣子幼姑留此
如何妹嫁某室者私竊喜自言壻善計翁所知願代姊料理
十年者子母等矣母默目翁翁自以能操持之且女家貲十
倍又十目見十耳聞必無他卽付之不取券也未幾翁病母
侍湯藥少閒他姊妹皆謂當及父在時申言寄金事母固不

言旣而病篤仍不言或急趣之則曰此何時而忍及此事乎
父氣若屬絲言亦不能剖剖亦不能楚脫剖未竟而絕我何
以自立於骨肉間乎翁物年餘或私探諸翁繼妻及寄金妹
果皆不冑承眾大不平母平視之曰金非陳家物不爭固不
得然亦何所失子而才不事此不才亦徒益其愚且事已往
甯復憶耶旣而家益落兒尙未議婚鬱鬱減眠食久之患腰
骨痛劇時輒難自轉側一日廣年見其面色異請曰凡人病
將亟能自知乎曰是固不得知而適若自知焉值繼母壽辰

猶扶病往祝徧會諸姊妹及各內戚款洽終日歸則竟不起
矣合葬時廣年年十六而冠而昏而爲名諸生特未第耳顧
時時自歎恨未能顯揚厥母德然賢母之目豈尙不可瞑乎
論曰陳母蓋沈毅智慧能侃侃言者也要其性行卒歸於仁
義孝慈必以烈女傳於後無疑也而余之得而傳之則以與
陳生爲詩友故憶十年前陳生來問詩詩已綽有格乃陳母
力焉方陳生幼學時功令尙無詩舉業家諱言之而母獨
延師之能者並令之習今人人皆習以試然不如陳生工也

久矣大抵人無男女一好言利則俗惡入骨裏詩根力爲拔
陳生工詩矣而亦恥言利母之教哉余老病久不爲文字勉
作陳母傳有以也夫

一松齋集

卷一

三



陳南州墓誌銘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春予赴浙江溫郡東山講席四月朔迂舟過烏程視及門陳生焯甫晤踰日焯卽聞其尊人南州君之訃予七年前宰是邑甲戌歲試得焯次年因識君焯旣從予遊如親子姪予甚賢愛焯與君亦久遂洽己卯予居憂里門君往灤州道濟甯來視予情益以摯故聞其凶且在客而爲之出涕也蓋君自灤州陸行折入京出至張家灣孤身落舟遂病至山東臨清關遂篤不及醫藥卒於舟柩寺寄焉計

一松齋集

卷一

三

者爲掉舟人顧智法問其證莫能詳矣焯之兄大成弟炘方授徒客幕於外焯故文弱慘昏倒地不知所爲予爲條其緩急次第所宜兩日中一再往視焯告之行焯血泣不能言惟叩首請所以不朽其父者予心謂君雖名不顯官不遂死不家然自其少年苦經營以有陳氏中間直身行義訓子接物悉有法歿而里人嗟歎有墜淚者予於君自不能己已矧以焯也遂領之去五月旣塋焯以其兄所爲行述寄予東山與舊聞類多合者焯又申之以書多所援引且云遵前所條事

之宜焯留家治備喪所須兄大成往扶柩歸則卜穴與其日
師不時束歸乞銘遲恐有歧嗚呼予前已心諾矣庸復辭案
狀君姓陳氏諱校字樹庠南州其號也先世長興夾塘人譜
燬高祖以上莫可考曾祖諱潮明諸生順治末始遷郡城居
祖諱義曜義烈過人父諱之璜紹祖之義尚氣節重禮誼讀
書失志託業書畫尤工配李氏生君爲第二子三歲母亡
寄育鄒氏鄒許以女是爲君之原配年十二父又卒後鄒氏
情漸衰君因奮曰人固貴自立卽辭去於時年十七矣去乃

一松齋集

卷一

三

假一廛自給手口辛瘁業稍稍起方其初去鄒氏也嘗止叔
父武佩家武佩謝絕之不得已遂服賈於市實非其志旣漸
裕卽舉祖考妣考若妣之柩以禮葬於平峯山麓手植楊梅
一株祝曰此樹茂陳氏興今已如帷蓋焉君之兄樹範亦能
畫有家法父歿以業走江西不返君往徧訪不可得復以傳
疑擔簦至蜀求之復不得下峽歸舟覆分必死若或掖以出
之者歸而初相謝絕之叔父夫婦繼亡轉賴君經理其喪及
從弟夫婦並葬於自置祖塋次可謂難矣君爲人謙和然性

不苟同急人之急而心口如一無稍飾見有故人子弟入於
匪僻輒置酒飲之苦口勸誠冀其感動尤善全人骨肉以故
長者之名滿里閭君既致產倍千金子女婚嫁食指日繁不
無稍耗而君彌專意教其子雖耗產不爲靳旣而動利涉念
遂破其產以覓官卒之賢子鬱爲

國器官迄以無成而君坐是復出出遂物於外莫能詳其疾
之狀爲可傷也君之教子凡先後二十四年皆延名師難遽
致者必恭且敬訖爲心折君聽雞鳴卽起立窗外聞書聲琅

然則喜否必怒予杖夜深當寢復跋履來觀至親爲析薪煮
茗粥供師畢並賞其子曰我樂爲此歲暮解館亦必酌立課
程勿許間斷凡世俗一切浮浪事絲毫不得犯以故長幼俱
有適用才焯尤秀異能文及詩兼工楷法亦間作小畫舉止
恬雅最是風塵外品學使雷翠庭太守李冑莽兩公皆厚期
之予尤賢愛焯至性過人於以知其所以事家尊者卽以知
君之所以爲教與世俗不可同日語矣先是有爲君策者曰
產耗難重營不如棄之以易一官雖不爲美官然效尺寸於

清時亦勝老服賈君心動用舊爲太學生時考選吏目職遵
例加捐議敘卽用旋因新例疊開後來居上兩赴吏部先後
揀選十餘次總不果用棄之南歸而所費且餘千許金歸又
坐食數年益以不支諸子各外出謀館穀君憐之無如何歲
己卯乃決計應內戚灤州牧朱壽巖之招妻子諫不能止遂
行今年正月手書寄家云二月初必束裝入夏不歸妻子疑
猜萬狀而孰知其已慘歿也君之去灤也復入京探選事依
然塵壅洵無望矣然後捨之則且病且死於舉目莫親之地

豈非命與豈先塋木茂之應專在乎後之人而君身固當艱
苦爲終始與雖然破產覓官老死而不得及奔波以死於道
路者抑亦多矣彼其人豈必有令子如君者卽或竭產爲子
求成名抑豈必信美而才率父教以有立如君之子者然則
君亦可以瞑目於九原乎君生於康熙三十三年九月二十
六日未時卒於乾隆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辰時享年六
十有七君職州吏目於例應授登仕佐郎原配鄒氏少君八
歲十六歲于歸卒年二十九有賢行生長子庠生大成及長

女各一繼配德清王氏少君十歲相莊三十年家政井然三
黨稱之生次子附生焯三子炘二又次女一先君五日殤一
婦姚氏謝氏汪氏邛本昌徐鳳翥君之壻也先君十月殤一
孫曰金粟焯出見孫二曰培炘出曰壻焯出孫女一字於馮
大成出銘曰

卑官與致千金孰難清源與行三峽孰艱乃徒手可以成殷
室赤身可以臥蜀川而不能沾

君恩於委乘返羈跡於邛園豈莫測者天運繫俟報於後賢

一松齋集

卷一

五

祥徵瑩木鬱接新阡焯也乞銘用此覆焉維長者之不朽當
僉曰其信然

敕封修職郎山東掖縣教諭顯考書常府君述略 有引

嗚呼痛哉天耶人耶孰使我父子至此極耶不孝去冬聞赴後在杭州曾病中述府君言行得數條不能詳條及周歲葬有日矣且痛且恨日益病憊滋戚焉憶不孝自弱冠舉鄉薦與州里士大夫家往還見有子遠宦而喪其親於家者心竊痛之逮後歷官東萊吳興有士大夫親亾來赴而子宦未及見者傷之亦如里居時也嗚呼此境此情向之痛傷於他人者而身遭之耶痛哉不孝以祿養吾親亦以此不可以爲子

一松齋集

卷一

美

府君生平止一子承訣之痛當先在寢疾易箆時念此情此境而不孝尚可視息人間乎不孝事府君無狀府君嘗謂東萊六載差樂及不孝蒙

特恩爲烏程令太守李公初以同門友相知愛顧愚直不爲媚嫉者所容會大吏屢易讒構益亟將議左調府君遂先歸家不孝入

覲便道謁府君見須髮變白欲告部求終養以縉雲遠險無迎理也府君義形於色不之許且言其尤不可者二不孝不

得已約以三年內量移卽迎養否亦必告歸於是飲泣而南是爲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痛哉是日卽吾父子離散之日歟次年春從督撫兩臺恭迎

聖駕淮安辦理隨

營差務幸無隕越許量移矣方回縉部署會訪治豪惡虞佐成殺人罪豪破產營求縣令守三尺翻數被譴呵同官皆爲之危尤不肖者至從旁逢法司爲豪畫脫計最後得枉法三吏王密兩人姦賊左驗乃潛往執白狀法司見賊數多輾轉

一松齋集

卷一

七

故從數十鑑改減至二鑑並以己革吏白中丞姑收置括蒼獄實緩其事又六閱月始得據傷痕定豪罪如律吏獄尋已解事祕不與聞坐是法司者恚切骨間使不果移次年五月行

計典太守保公署觀察使李公並以卓異薦藩伯云然中丞亦云然終以法司憾不解而止後八日法司改任去已無及既踰月中承會商總制宏農公公定議奏調嘉興令八月初

奉

旨特照所請府君聞之一色喜然而亦已病矣嗚呼向使不
孝存瞻顧心行將移官去縱豪可不問所殺人妻及兄弟姪
皆仰給豪家者又殺人在辦差時郡縣虛無官初無外人知
豪又善揮金錢營上下斷斷無失出慮誠不執賊吏忤法司
蚤得浙西一善地固自裕如則迎養可幸然而非府君教也
又向使法司者蚤改任十許日亦可幸列

計薦便道過家更爲府君壽何乃命與仇謀一蹉跎於菽城
再濡滯於五雲以就吾父子一離必不再合之局使三年之

約徒將期諸來世天耶人耶孰使我父子至此極耶先是不
孝當豪黨講張時上下勢洶洶雖直道無所懼顧褊衷積不
平又他讞案顛倒飭駁或至四五法不得行不孝會訊奔波
往往行霧露瘴雨中憤懣力疾竭盡智力或濟或不濟身爲
大憊九月殤五歲兒阿四仲冬旋接赴音昏替倒地殆不能
支臥杭寓三閱月督轉運使六郡太守暨牧令有平生者咸
來弔唁索事實製哀誄總制宏農公以曾撫於東將爲題墓
門之表亦以狀索不孝一夕伏枕書數條以呈今年二月疾

小瘥遂奔歸門人吳興陳焯送行至揚州使書一通送金陵
聞橋師處求誌銘三月抵里入門不見府君曳杖入室不見
府君據榻但見一柩當寢白髮老母哭來勸勉耳嗚呼痛哉
此天地間何等情景不知向所痛宦遊子無弗同耶五月聞
橋師自金陵來哭唁就撰墓銘百計相譬解顧所患已深痰
嗽喘汗間作盛暑不澡浴聞微風輒思攜厚纊輾轉入秋小
女與眉良兒復連殤兒年已十歲狀貌最似不孝女年三歲
失乳母久恹瘠計一年中府君大喪外殤兒女三人女生縉

一松齋集

卷一

五

雲官署兒皆常在府君懷抱者也病極深念恐葬遂無日乃
泣請老母決卜於明年二月庚寅葬府君於郝江原先塋之
次日思備述府君嘉言懿行爲一編奈雞骨寒臥久廢紙筆
仍取前之數條濡血增載遺命並宏農公題墓鄉人私謚數
事於其中不倫不次依然荒略嗚呼已矣蒼天不眷佑矣又
不知向所痛宦遊子與此同焉否耶抑不孝更爲酷耶士大
夫聞不孝之遭者其亦痛之而傷之也耶謹伏枕說其緣起
授兒子河鳳並述略書之惟當代大人先生垂覽焉

府君姓孫氏諱文丹字書常晚號拙翁先世太原鼎族明洪武中始自洪洞遷於山東之夏津六世祖諱得保字近川公又自夏津遷濟甯萬曆十三年葬郟江原高祖諱鼈化字龍渠公前明廩貢士曾祖諱瀛洲字六水公入

本朝棄去諸生業有隱德鄉里宗仰祖父諱芳字企源公行三康熙丁卯科舉周易魁需次中翰爲時名人祖妣陳太孺人繼呂太孺人再繼劉太孺人祖生妣吳太孺人生丈夫子三人府君居最長爲諸生嘗一應鄉試乾隆十六年恭遇

覃恩敕封修職郎萊州府掖縣儒學教諭配爲孺人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子時壽終於家距生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申時高年七十有二六省總制宮保尚書前山東巡撫宏農楊公遙題墓門之表曰品純學粹鄉人私諡曰貞文先生 府君早喪所生性篤孝年十八侍祖父教授菴平令王公世臣任所次年再往值寒食節祖父步郊外意忽忽若重有觸遂遭疾不起府君侍側調藥廢寢食祖父心不忍府君飾好容容益瘁月餘而祖父歿王公解所著新製朝衣冠爲

驗治棺以美木令其子與府君約爲兄弟執喪事如子姪蓋
重祖父之德並嘉府君之孝也柩將歸王公厚資送車騎僕
從屬於道府君不敢安徒步扶輓長號數百里至家人幾不
能識時曾祖父耄矣素奇愛府君至是益憐之數月亦卒值
隆冬府君守靈牀之右夜深一交睫覺身氣沈塞開目則曾
祖父臂壓胸前不敢稍移動至曉始呼兩伯祖共扶上牀旣
殮處苦凶中與親喪同服除娶吾母潘孺人偕事曾祖母朱
太孺人祖繼母劉太孺人皆得其歡府君以扶輓時過慟受
疾每杯酒薄醉輒自傷失顧養呼搶流涕若始喪者白首哀
慕如一日閉戶獨處終身不談榮利事或勸爲諸生應鄉舉
一薦不售不再赴乾隆二十年春又自烏程扶劉太孺人柩
歸葬乃釋服年餘而長辭人間世矣 府君有弟兩人三叔
父卒於雍正元年二叔父少府君三歲府君教其讀書爲諸
生自葬劉太孺人後府君每言白頭兄弟不復可以遠離及
不孝調嘉興來諭謂明年就養吾必與汝叔父俱府君之喪
二叔父朝夕哭遂病後府君日餘亦逝 府君學有根柢出

於庭訓居多祖父邃精周易貫穿各經爲文醇茂風格道上
味恬音雅爲時大家府君親得其傳祖父與同年友魯田劉
太先生文學至交比屋講習二十餘載祖父歿先生道益尊
念舊好且賢愛府君遂授之業先生未幾亦歿府君研精數
十春秋於詩古文詞別有悟入晚年爲文逼近韓歐兩家詩
高格希聲出入陶韋柳河東兼擅填詞特工尺牘涉筆成趣
無妙不臻方其託興構思拈髭濡翰神斂意愜極人世可欣
可愕之端互交於前無覩也由是絕不問家人生業家益落
用處困涸以爲常不孝又不克蚤自振重爲府君累府君顧
喜不孝亦能習於困將以堅其學人之志而終身得力於是
乎在是以平生學術皆從實際體驗得來至於論說史傳必
得窾會能使古人精神命脈警欬須眉千載如接卽使其人
自爲自說不能過也所著樂存堂詩文詩餘各集又詞譜韻
書亦各成帙不孝曾請付梓府君曰俟汝祖集刻竣時徐爲
之未晚也 府君介節比古人外祖天長公席撫軍厚資嫁
女盛裝篋府君不以置意見吾母荆布操作乃喜吾母歸甯

公從容謂壻貧困宜有贈顧其意若不屬吾不能爲辭然吾終不忍於汝母對曰夫子不因人熱者且買田宅爲富人是所素薄固宜遂其高至兒亦當守隨夫之義更不願受賜也公乃止宰天長時嘗延府君爲諸舅氏師凡三四歲歲第取脩金四十後公將引年府君先歸公指架上叢書四種曰願以贈行令八舅氏爲收拾之府君笑謝曰俟歸家有暇當取觀也未幾公卒官歸葬終不復取書矣暇時嘗出小冊示不孝皆與戚友交際之數無絲髮負人者不孝服官十餘年不

輕用一錢不孝嘗以湖織爲被府君揮去仍用縵絲曰公孫丞相不佳處止在曲學阿世至於布被自是牧豕海上所常御逮舉賢良入仕年已七十性行久定布被自適何有違志華靡以逐時趨吾願隨曾皙羊裘之嗜且無使公孫齒冷聞者敬服 府君待人率吐胸臆德如荏令思報終身賢似葛師論交垂老其有故人千載知己三秋恨不重逢時形浩歎亦有窮親舊識握手開顏暫與盤桓久無厭倦爾乃眾方景附偏所鄙夷一有參差刻難遷就蓋由廉隅道喪冰雪情孤

居然魑魅爭光甚且虬蜉撼樹嘗曰當年佳士語豈堪憎此
日深人面何無味譬彼蒼蠅黠起投箸以嫌遲瘕狗攔衢
行褻裳而非矯嗟乎美人遲暮松柏之志猶存世味鹹酸薑
桂之性愈粹惟有閉門不納無甯割席自甘此則以共濟之
澄懷爲獨行之踴步者也姑詳一事餘可類觀不孝有同年
友官清華頗膺文望過廬修謁府君以其名家子欣然與飲
酒其人初尚矜莊旣而高論酒酣漸入邪鄙遂及要津結納
市井徵逐聲色遊嬉事府君怫不樂忽罵不孝曰吾乃今知

一松齋集

卷一

五

汝十載京師之所與遊矣拂衣徑歸臥客驚惋自失明晨出
送客曰吾賢從此多讀書交天下名輩吾一兒庸劣不足與
往還客唯唯去 府君襟懷曠遠寡嗜好室無姬侍及珍玩
時尚器物入耽卷軸出樂山水二者而已明窗淨几瓦硯陶
壺位置從無失次架上琳琅縹緗累帙鉛黃都徧觸手如新
青鞵布鞵雖極樸素要皆淨潔嘗曰吾家有書數千卷丁巳
半燬於火兒輒補購比復倍之足慰吾老獨惜天地古畫圖
散在宇內不能合并寓形復幾時臥遊終爲未慊耳在東萊

時海山奧區大可探眺故老子弟皆樂從府君府君亦樂與
遊嘗登三山望大海四顧茫洋或嫌無人烟點綴府君曰此
境悲壯非但闢人眼亦啓人悟若西子湖邊樓閣簾幙無殊
閨闈卽靜室精舍亦有粉黛笙歌氣息焉能得子春移情之
感乎昔東坡豔稱西湖緣其時方做官人雖復談空說鬼究
之遊方之內舉止風華不能免俗過海以還動心忍性割愛
窒慾塵根旣盡庶幾乎與造物遊更不道著湧金門外月如
鈎矣司空表聖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正是此意坡亦贊羅

漢云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第被金馬玉堂朱旛阜蓋攬
惱許時爲可惜也府君每歲必至大澤山登眺極樂有紀遊
略云大澤山在萊城東南六十里平度州境上出郭十里則
其西北一峯從空際拱揖迎客若老翁殊恭至山半樓子石
邊舍騎小榻見向老人變爲芝蓋西南兩面層簷疊牙有洞
中嵌飄渺八里與下界絕西連賈峒一缺可入遙見北峯狀
如寶簪又如天神摘星逸漢奇秀殆絕導人曰其峯直外空
中登者繞腸盤腹貫胸探喉透頂而出則西峯拜於胯下東

有長嶺與西峒對峙迴合南抱叢隘重關周如城郭中二十
里無奇不備泉以十數出北峯者徑僧寺繞邀月臺作環佩
聲帶聚景亭雷殷南下過青龍澗出山爲大澤河達於平度
登西峯則二勞屏前滄海池後右連泰岱左盡蓬萊面面見
數百里登北峯則四山接脊作波紋起伏流動目力所窮空
濛一氣而已峒巉險不可登前有寇患登者不能下久之乃
下嶺良倚北峯日出半夜名小丈人震茸萬松僧塔筍列以
屬於巽下食僧寺晚步聚景亭四山俯仰萬狀千姿眾妙來

一松齋集

卷一

美

會簷楹椽棟取材山骨無土木陶瓦券有十丈蟾蜍酥凝玉
琢兩足蹈空殊不顛踏液瀝口出一岩正方四周削成金堅
漆黑墳垂兩乳清汁下斟青龍是注於是跨泉渡溪緣沿以
登乎邀月之臺月從東嶺松根透出光彩瓊瓏淒清少焉滿
臺松嶺並失想邀之當在初透松根時臺平境曠泉聲幽咽
故於月宜顧而樂之或曰今日之遊樂矣然聞北峯之奇以
雨或曰西峯古洞仙靈所居有一道士蹤跡甚奇人罕遇之
夜投寺宿髡頑無可以語晨興亟往西峯道士出洞笑前迎

客非鬼非仙山林之癯云亦無奇不過破除生死不喜戀怖
悶獸飲鳥啄石處木立卽能如此且云居士將欲坐北高待
雷雨乎今日正中庶幾其期事有前定會當導汝見飯黃獨
輒已不飢長嘯而起攜手飄瞥兩峯遼闊崎嶇遶遶巒迎壑
送曾不一刻峯腹天梯瘠背胠足雲扶風掖忽然已躋道士
相視而哂莫知其所由然頃之告余不聞嬰兒嗁耶俯見峯
腰有縷纏之四山落大釜中蒸氣濃濃欲上不得滾絮鋪緜
浮動高低金蛇光掣仰射白日經時且止但見萬里青蒼頽

一松齋集

卷一

七

陽轉西北望郡城一片如掌亞祿之足沙河映爍雪線銀鈎
接連溟渤半規純碧道士徐曰可以去諸仍經西峯下至峒
口灑然抗手而別云云他如白雲竹林寒同大基蠡勺亞祿
趙氏小平遠諸勝畢至皆有詩或題壁間老筆敲斜紛披愈
妙一生和云野鶴偏多態山花不辨香又云六七生徒陪杖
履兩三村落隱絃歌皆爲府君所賞逮就養浙西山水亦云
清遠顧意境恩恩雖浮玉道場蒼弁白雀時一寄矚無復東
萊勝致矣 府君訓不孝首嚴義利之辨事無巨細惟是之

歸數歲時攜往堂伯司訓公家不孝愛其盆畜寸許小魚撈取一頭懷歸貯孟中府君大怒摘耳跪於庭謂同穿窬不孝悔恨自誓乃撻遣送還稍長與同塾兒戲攫得小扇跳笑搖弄府君遇之撻摘如前不孝以明取爲辭府君曰盜跖一生何曾暗取不孝自失卽還其兒且告之悔遂記兩事於壁觸目充類迄今四十年未嘗一介妄取以此觀人亦百不失一不孝自入塾遊泮洎登鄉科跬步不離會試入都府君仍自攜持曰吾兒年已二十身長七尺惟於世態俗情街談巷語

一松齋集

卷一

五

不見不聞故能守如處女心若嬰兒吾雖無利涉念然五世士人蒙

國厚恩聞

新天子仁聖亦欲從諸父老一瞻

雲日抑燕南趙北最名古地兼思北過涿鹿藉廣舊聞及歸家被回祿藏書都盡先祖手稿行篋僅存困頓遂極其秋復葬亾妻戴氏不孝始不克家居歲至京師先後館座主汪文端公邸第客業師趙副憲公學幕奇外舅王錦衣公官署府

君手書誠諭略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不知人心亦可化緇也我一生時自洗濯自信潔白恐汝年少尚未堪此汝時時有老父在心目間當免斯患後聞不孝氣類漸廣名輩多折輩行復書誠曰來信中某兄某弟云者其皆素心人耶元規之塵下風者難士人先後代謝原有一定氣候無取急相附託貽無窮悔至於世好年誼視席執友顧名思義已足久要更加密稱正鄰浮薄且名交利交清濁雖分利心則一不可不思也數載中以筆墨所得歸爲府君壽必詢詰數四

然後安及不孝以乙丑會副司鐸掖水聘爲北海山長脩脯日以豐府君亦必日考說書論文課良勤乃有喜色歲己巳不孝因抗論儀制不合於使者將棄去府君密聞知趣治裝訖謂不孝汝以我故遲遲耶我今先行待汝矣會使者後悔太守淮陰張公極力慰留監司仁和沈公聞治裝事並盛稱府君之賢不能己已前大中丞鄂虛亭公十六年冬按行海上與不孝論詩敦布衣之雅不孝爲府君述其風采府君歎曰若斯人者可謂忠清無利心者矣後公果以死事爲千古

人十七年冬宮保尚書制府宏農公自山右移節東省不孝
謬叨國士之遇半月疏薦於

朝資斧皆出公賜十八年八月初三日

特授浙江烏程縣知縣由家之任府君笑曰吾喜汝見許正
人遂蒙

至知從此可以稍有樹立迎養南來觸緒非所樂且見不孝
公冗食少日羸削又以直道觸時忌事多掣肘歎曰青山綠
水中乃有荆棘何如海上徜徉門多桃李時歸歟吾不忍見
一松齋集

卷一

早

若之窮於斯未幾劉太孺人之變作遂扶柩歸二十年不孝
中忌者調簡縉雲二十一年五月入

覲過家省府君將以告養請府君不可曰昔韓昌黎嘗爲陽
山有惠政汝何得遽無遠到心我幸尚健見汝有期且此地
險遠人所不爭太守保公聞是長者汝守官可以行其志又
代汝烏程者其人貪很交替苛索盡筋骨意猶未慊渠戲飛
片紙與吾州大夫汝卽踉蹌而南矣吾非不欲汝留奈理與
勢均有未可耳不孝聞命凜然不孝婦以慈氏比年腹疾未

大瘡固請侍府君又不可曰吾兒性闊略在官更須內助媳
不往人人無約束吾憂大矣力命偕行不孝等不得已乃留
河鳳兒於家期以三年必相見忍淚拜辭府君登舟看視撫
抱三孫嬉笑顧諭不孝等語多慷慨無稍戚容會日暮維未
解不孝重從府君入城宿次晨我母悽然曰三年信相見耶
府君曰兒那得有妄語且三年易過耳何必爲此態卽促不
孝去去兩年

特恩調繁嘉禾界接姑蘇距家帶水詎意重謀迎養而府君

一松齋集

卷一

聖

略不及待耶嗚呼痛哉迴憶義方之訓猶在於耳而不孝已
長負罔極之恩矣 府君素健無疾頗喜飲酒年古稀步履
風飛性稍急坐書齋校閱古集有欲得書在別屋雖風雨必
自往侍人取雨具稍遲有時冒雨行矣又好乘涼風飲井汲
食生冷蔬果烏程時署中人僅百口皆以次病府君獨無恙
歸里後飲酒漸不能多吾母方喜謂可多進食不孝竊憂之
二十一年閏九月不孝隸縉雲任二十二年兩次家書皆言
年荒穀費用不足又諭五雲冷况時以虧空爲慮二十三年

三月姻家李公光四以預保參戎入都不孝懇其便道代爲省視九月初奉到調繁部檄先是八月內見邸鈔不孝赴會城謁謝大憲李公南旋左於桐江九月內回縉候代則第四兒亾於十二日正悲愴間拆看李公所致家書見非府君手蹟大訝上言自春夏患痰嗽入秋未平然聞兒調近地殊喜明春南來就醫當獲全瘳不孝益驚疑十月初一日卸事交盤至月底將竣事赴郡辭太守因見李公叩疾狀李言四月間謁尊伯自外薄醉欣相接待無所苦八月初再造謁較瘦

於前時作嗽仍不甯用人扶云近來絕不愛飲酒亦略及明春來南事不孝聞止飲心益驚明日同城將佐皆來看客李公置酒高會忽家僕自外來持內弟王觀光書至座客見不孝拆書看色變皆起立李公接書讀至尊伯夜不寐食絕少投蓼苓不甚效非淺學所能醫云云曰審病矣可罷酌不孝卽艸請急告養稿呈太守商定回縉告新令馮公立收倉穀之未竣者於十一月八日具冊結送郡不孝卽日起程適制府宏農公來自閩十二日在蘭江謁見以情告公慘然曰如

此留君不義雖甫調未任向無請告者然事有常變方寸亂
固難責以例會與撫軍酌行之不孝在蘭困憊臥疾密賣服
玩得五鎰迎取細小月半畢至蘭令左公贈江舟卽日開行
十七日至富陽而赴者遇矣府君竟以九月晦日捐館舍母
命長孫河鳳兒成服開弔十月初十日閉靈始遣人南來其
人於仲冬十一日抵蘭見江舟蟻聚傳言制府且至不敢問
訊徑往縉雲復折而回及茲泊舟方遇家書內言痰嗽自中
秋後加劇九月二十後不藥亦不食前後臥牀月餘日盥漱

一松齋集

卷一

聖

令人拂拭衾席整几案坐具不使有絲毫寢疾狀臨終神明
如平日夜將半猶問我母寢未妹謬對已寢又促妹歸臥呼
河鳳兒熄鐙燭燭未及熄微喘遂卒嗚呼痛哉不孝宿疾年
餘至是驚痛喪魂魄卽臥苫由間又縉邑交替馮公最平易
有寅誼仍多彌補貸人千餘金至是罄資裝賣之僅償其半
諸知交解贈爲長途費者並以償之大憲聞之怒然乃提取
烏程時代賠前任失察役侵二千金案內追繳銀一百三十
餘兩爲賜始得於二月十二日起程回籍漕船礙舟難行三

月望甫至臺莊不孝登陸十八日奔及喪次吾母哭告不孝
曰汝父自中秋臥牀後卽諱言兒當獨呻時或云已賣卻已
賣卻人趨問卽混他語或不荅然微察有淚痕知心憶兒也
又病時市井人無良負德有所觸忤始一歎曰兒在家安有
此物前一夕忽謂我曰吾不見兒矣俟其歸可爲告之將來
母負氣徑情務廣局量韜聲光留有用之身心以報

國家惜有限之光陰以盡性命旋以足擊榻歛歔曰攪我心
矣因轉面向壁我見其意狀苦亦不敢再有問次夜便物更

一松齋集

卷一

四

無一語及他事嗚呼痛哉苟稍有人理者能不爲肝腸寸斷
耶 府君娶吾母於潘少府君一歲相莊五十年無間言太
外祖前癸丑進士兵部侍郎撫治鄖陽都御史諱士良公外
祖康熙庚午舉人天長縣知縣諱兆遴公子一人卽不孝擴
圖娶戴氏學生諱預公女繼王氏康熙丁酉舉人婁縣知縣
三城正指揮候補主事諱士瑾公女女一人適監生劉思補
歲貢生觀城縣儒學教諭崇明縣縣丞名鍾麓公子夫亾守
志孫四人長河鳳附學生聘賢裔恩貢生仲公名尙綱女次

眉良殤未聘次玉庭未聘次阿四殤聘乙丑武進士

御前侍衛見任處州鎮中營游擊李公名杰龍女女孫三人
長未字次許字辛未進士掌四川道監察御史前翰林院編
修朱公名嵇長子賡贊次許字李公杰龍四子坦並坦俱殤
嗚呼痛哉不孝一令浮沈父子南北嘗藥視殮付之孫男不
孝之罪上通於天終天之恨不比於人痼疾在身遭此慘烈
死亾無日心灰思枯羸具府君述略止存平生梗概伏乞大
人先生哀而錫之銘詩誄言用備采擇則不孝感且不朽

一松齋集

卷一

巽

人者己卯科舉人門下受業晚學生掖海王澤滋填諱

其父無日心灰思枯羸具府君述略止存平生梗概伏乞大人先生哀而錫之銘詩誄言用備采擇則不孝感且不朽

600



中華書局